

31區

王十月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31區

王十月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十一区/王十月著.

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06.7

ISBN 7-5378-2911-X

I. 三... II. 王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81083 号

31 区

作 者: 王十月

责任编辑: 刘树民

封面设计: 小 凌

出版发行: 北岳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

开 本: 890×1240 1/32

字 数: 160 千字

印 张: 8

版 次: 2006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78-2911-X/I·2826

定价: 16.00 元



目 录

玻 璃	—————	1
纸货铺	—————	17
电影院	—————	35
银 珠	—————	51
尖 叫	—————	69
红 雾	—————	83
纸 马	—————	103

毒 药 ————— 125

等 待 ————— 139

咳 嗽 ————— 161

算命先生————— 177

猫 变 ————— 197

瘟 疫 ————— 209

破 碎 ————— 225

后 记 ————— 243



玻 璃

01

冬天的夜晚，盲女孩玻璃做了个梦，在梦里她坐船去到了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，醒来后，盲女孩玻璃就走在了 31 区的街道上。玻璃并不知道她到了 31 区，清晨的 31 区，街道上还没有别的行人，几盏年老的路灯，苟延残喘地发出清白的光，迎接着盲女孩玻璃的到来。路灯的光把玻璃的影子拉得时长时短，花里胡哨。玻璃透明的皮肤在路灯的映照下，像一团雪。她的手脚冰凉，像是被寒霜冻过的树枝。

纸货铺的老板首先发现了盲女孩玻璃。他一眼就看出了这是个陌生人，接着他发现这个陌生的小女孩白得让他头晕，他仿佛看见了一团浮动的光，在 31 区的清晨里跳跃。

一个陌生的小女孩，看上去也就是八九岁的样子。

当时纸货铺的老板并没有发现玻璃是一个盲女。纸货铺的老板刚刚打开店门，把一块一块的木板从门槽里取下来，他取下了两块，就看见了玻璃。玻璃缓缓地走在 31 区的街道上，被寒霜冻结的

地面闪烁着乌黑的光，像打过蜡一样滑，盲女孩的脸像一块清亮的冰，泛着幽冷的光。纸货铺老板停止了手中下门板的工作，将半边身子隐在黑洞洞的门洞后面，屏住了呼吸，紧张地看着盲女玻璃像梦一样向纸货铺飘来。他感觉到他的心脏像要挣破胸腔的约束，随时可能呼啸而去，于是，在这个清晨，他开始感觉到了一丝不安。

盲女孩玻璃走到纸货铺的门前时，感觉到了纸货铺老板的存在。

玻璃从生下来就是一个盲女，她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东西，在她的意识里尚没有看这个概念。她对外部世界的所有认知都来源于感觉。盲女玻璃感觉到了纸货铺老板的存在，这是一种猥琐的存在。

玻璃想到了老鼠。

老鼠是什么样子玻璃不知道。老鼠时常在玻璃睡觉的床下蹿来蹿去，玻璃能感觉到老鼠探头探脑的样子。玻璃感觉到纸货铺老板的存在时就联想到了老鼠。玻璃觉得一阵紧张，她停下了脚步，轻轻地站在原地不动，平时她对付老鼠就是用这样的办法，她手中握着一只鞋或者别的什么东西，侧耳倾听着老鼠的动静，然后出奇不意地对老鼠发起袭击。老鼠被击中，吱地一声，逃得无影无踪。玻璃的世界于是又陷入了寂静之中。

她害怕老鼠，老鼠的猥琐让她感到不安，她又喜欢老鼠，老鼠没有出现的时光，她是寂寞的。她就这样在盼望老鼠与打击老鼠的游戏中长大了，长到了8岁。

玻璃站在了31区的街道中间。这是一条潮湿的街道，街两边都是低矮的房屋，屋顶上是泛着青光的燕子瓦，瓦缝里生长着一些

苍绿的苔藓，冬天到了，苔藓也渐渐枯黄。像极了线装书中的古画。小街从东向西，幽深而狭长，像一个曲折的梦。

盲女玻璃看不见这些。她朝纸货铺老板隐身的地方转过了脸。她的眼里闪烁着迷人的光，那光是透明的。没有谁会想到她是一个盲女。纸货铺老板快速地一缩，身子全部隐在了门板后面，只留下半边脸观察着这个不速之客。玻璃感觉到老鼠躲进了洞里，她知道老鼠也在观察着她的动静。玻璃缓缓地移动了脚步，可是她的感觉还停留在纸货铺老板的身上。她从纸货铺老板身上感受到了一种陌生的气息。事实上，从进入 31 区之后，这种陌生的气息就无处不在。只是在感觉到纸货铺老板的存在之后，盲女玻璃确信，她是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。

这时玻璃并没有想到，她进入的就是 31 区。

02

关于 31 区，玻璃曾听奶奶无数次地提起过。

每次母亲和奶奶吵架之后，奶奶就会哭着说：

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，不如死了算了，早点去到 31 区，化成一股烟，也省得让你们心烦。

奶奶这样说时，母亲就用刀剁着砧板，母亲不用说话，只是用力剁着砧板，奶奶就不敢说话了。可是 31 区却在玻璃的心里生了根。玻璃曾经问过奶奶，玻璃说：

奶奶，为什么人到了 31 区就化成了一股烟？

奶奶很不耐烦，奶奶说：

化成一股烟就是化成一股烟，别人都怕烧，我不怕，埋在土里烂掉臭掉，还不如化成一股烟。奶奶说这话时，显得很坚决，很神往。

玻璃看不见奶奶说这话时的神态，可是玻璃能感觉到，奶奶飞了起来。

烟是什么样子的？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玻璃，就像人为什么到了31区会化成一股烟一样，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超出了盲女玻璃的想象。这些问题玻璃一直没有弄懂。玻璃还没有弄懂31区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，奶奶就真的去了31区，去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。听说去了那个地方的人都不会回来了。后来玻璃就开始做与31区有关的梦，玻璃梦里的31区是黑暗的，到处飘荡着一种古怪的气息，31区的人说话的声音都很遥远，她在31区还见到了奶奶，奶奶和很多的人在说话，奶奶说话的声音也像一股烟。

那个梦醒了之后，盲女玻璃开始感觉到了烟的存在，那是一种不会发出一点声音的东西，而且没有气息。对于不会发出声音和气息的东西，盲女玻璃都怀有一种本能的警惕。声音对于她来说，就是一个具体的物体，她通过声音来感知身边的世界，她凭气息来感知安全或者危险，感知一个人对他是否怀有恶意。她的世界是由声音和气息组成的，没有颜色，也没有形状。对于无声无息的东西，玻璃觉得它应该是类似于奶奶讲过的鬼一类的东西。

奶奶走后，玻璃开始陷入了一种无边的寂寞之中，这种寂寞像一只可怜的小蚂蚁爬过她的心尖。唯一的那个愿同她说话的人走了，玻璃从此失去了可以对话的人。虽说奶奶经常是那样的不耐

烦,经常的指鸡骂狗,甚至经常趁着没人时在她的屁股上、背上,在一切不容易发现的地方掐她。奶奶每次掐她时都咬牙切齿地诅咒着,奶奶的诅咒含混不清,也不知是诅咒着玻璃,还是诅咒着玻璃的母亲,好像都有,有时还诅咒玻璃的父亲。奶奶的诅咒是经常的,奶奶好像生活在诅咒之中。但是玻璃爱她的奶奶。因为她是奶奶,是唯一还和她说话的人。

盲女玻璃还记得有一次,母亲和奶奶打完了架,母亲扔下一句带有警告性的话离去后,玻璃的父亲,那个软弱的男人,开始安慰他的母亲,也就是玻璃的奶奶。玻璃的奶奶那时开始伤心的抽泣,她让玻璃的父亲去把母亲打一顿,她让父亲把母亲休了:

你去把那个坏女人揍一顿,把她给休了,咱们另找一个。

父亲在沉默了良久之后,说了一句话,父亲说:我离开了她没法活。

奶奶长叹了一口气之后,明白了自己的处境。母亲再骂奶奶时,她开始忍气吞声,然后她将怨愤全部发泄在了盲女玻璃的身上。玻璃并不知道奶奶把她的身上掐出了青一块紫一块。奶奶每次掐她时,都低沉了声音威胁她:

不许对你那死鬼妈告状,你要敢告状,我把你丢到31区去,让鬼吃了你。

奶奶去了31区之后没多久,盲女玻璃开始无限怀念她的这个并不友好的奶奶。那时弟弟已一岁多了,据说弟弟是个很漂亮的孩子,据说他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明亮。每当母亲在邻居的夸奖声中陶醉时,玻璃都静静地坐在一边,没有人注意她的存在,没有人在乎她的想法。她是一个被遗忘的孩子。在别人谈论弟弟的漂亮

聪明时，盲女玻璃开始知道了，别人的世界和她的世界是不一样的。别人的世界里有红的花绿的树，有蓝天有白云还有星星。玻璃无法想象这些东西是什么样子的。她的世界里只有声音和气息。一些被人们忽略的东西，组成了盲女玻璃的世界。

一朵花开放的声音，一朵花凋谢的声音，一只蚂蚁的歌唱，一只蝴蝶的尖叫……

这些声音别人是无法感受得到的，可是这些声音是盲女玻璃的世界。她并不因为自己的盲眼而自卑，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为一朵花开的声音而入迷，为一朵花谢的声音而伤心。

母亲并不能理解玻璃的这种感觉。当玻璃对母亲说她听到了花开的声音时，母亲显得忧心忡忡。母亲在想，这个孩子，眼看不见本来就麻烦了，现在看来这孩子连脑子也是有问题了。

玻璃并不清楚母亲的想法，玻璃于是又对母亲说，她还听到了蚂蚁在唱歌。玻璃以为她这样说母亲会很高兴，以为母亲会像为弟弟自豪一样，也为她而自豪。

母亲并没有像玻璃想象的一样发出夸张而欣喜的赞叹。母亲长时间的沉默让玻璃感觉到压抑。后来这种压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盲女玻璃的生活。玻璃并不知道，其实她这样说时，母亲的眼里透露出的是一种绝望的死灰色。母亲长时间地看着这个盲眼的孩子，她的眼里流出了忧伤与自怜的泪水。

玻璃不知道，在那一刻母亲想到了31区，母亲在渴望着这孩子早一点死去，这样对于大人和孩子来说都是一种解脱。母亲可能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，她猛然醒悟过来她的想法是多么的恶毒，于是她紧紧地抱住了玻璃，失声痛哭起来。

母亲的失声痛哭让盲女玻璃不知所措。她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会失声痛哭。她睁着一双清亮的大眼睛,可是她什么也没有看到。她以为她的话让母亲伤心了,她很害怕,而且很不习惯于被母亲这样搂在怀里,于是她想挣脱母亲的怀抱。母亲的胳膊干瘦而有力。玻璃的挣扎是徒劳的。玻璃在母亲的怀里安静了下来,她从母亲的身上感觉到了一种香甜的味道。可是这样的美妙并没有持续多久,弟弟一声啼哭,让母亲抛开了怀里的玻璃,母亲抱着弟弟哦—哦—哦—哦—地哼着,渐渐远去了,玻璃的世界又陷入了孤寂之中。

母亲去了邻居的家,把玻璃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了—边。后来的玻璃,就再也没有在母亲的怀里依偎过一次。就算母亲想抱抱她,都被她坚决地拒绝。

03

31区的清晨还沉睡着。陌生的气息让玻璃内心充满了好奇。这是一种与家里完全不同的气息,湿浊而迷幻,仿佛有无数的幽灵随时会从某个方位钻出来,向她伸出冰凉的爪子。盲女玻璃并没有感觉到害怕,她感到的更多的是新奇,虽然这陌生的气息中危机四伏。盲女玻璃并不知道,她走入了渴望已久的31区,命运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迎接她的到来。

纸货铺老板还将半边身子隐在门洞后面,玻璃听到了他的目光在空气中发出咝咝的声音。玻璃还听见从门洞深处传来了一个慵懒的女人的声音,声音拖泥带水,含混不清。

一个很肉的女人！

玻璃笑了。这样的声音在玻璃听起来有一种温和的感觉。这是不同于奶奶、母亲，甚至于邻居所有的女人那种尖硬的声音，这声音里有一种无限诱人的东西，因此玻璃对这个女人就多了一份好感。

玻璃停在了纸货铺门前的街道上，她的回头一笑让纸货铺老板很不好意思。纸货铺老板以为玻璃看见了他。玻璃的笑像一朵花，一朵他用白纸扎成的花，在 31 区寂寞的清晨里悄然开放。纸货铺老板不由地也对玻璃笑了一笑，他的笑里却带有一些无来由的心虚和紧张。可是玻璃并没有朝他看了。玻璃听见了女人起床的声音，然后是一阵踢踢踏踏响，这响声里有一种从容淡定，也有些许的不满。

果然就听见女人在喊，老马，马有贵。

纸货铺的老板马有贵小声地哎了一声，算是回答。他还在盯着玻璃。这个陌生的女孩。

马有贵……女人又叫了一声。后来玻璃就听见了一阵清脆的撒尿声。

玻璃的脸上再次露出了笑。玻璃感受到了一股无比亲切的东西朝她弥漫开来。

你干嘛呢，磨磨蹭蹭，开个门开了这么半天！

女人到了纸货铺老板的身后，看见了将身子隐在门后的马有贵在朝她直摆手。女人也就禁了声，悄悄地伏到了纸货铺老板的身后，从纸货铺老板的后脑勺后面再露出半边圆嘟嘟的脸。她只穿了一套碎花的睡衣，冻得浑身直打哆嗦。玻璃听见了她牙齿打架的声音。

音。玻璃把身子转向了纸货铺，她站在那里，朝女人笑了笑。

一阵凉风从巷子里穿过，卷起了街上的纸片。玻璃在凉风中打了个颤。女人压低了声音说：

这是谁家的孩子，怪可怜的。

纸货铺老板声音压得更低了：

反正不是 31 区的孩子，看上去蛮古怪的。说到后面古怪两个字时，纸货铺老板和女人消逝在了门洞后面。

04

基本上可以这样说，玻璃是个完全多余的孩子。这当然是玻璃家里人的看法。持这种看法的人包括玻璃的母亲、奶奶。而唯一不这样看的人是玻璃的父亲。然而父亲并不在家里。父亲去到了很远的地方谋生，很久才回一次家。玻璃并不想念她的父亲。

都是你，这个死丫头。母亲曾经这样诅咒玻璃。母亲认为是玻璃害了她，害得她要和她的男人两地分居：

晓得是个丫头，还是个盲丫头，当初就不该生下你来。

母亲这样说。前年玻璃的父亲回家，曾提出过让玻璃的母亲和他一起出门工作。他帮她在很远的地方找到了一份缝包的工作，他希望接她过去，结束这种两地分居的生活。可是一个最头痛的问题，玻璃怎么办？

把玻璃交给她奶奶。玻璃的父亲说。

你们别打我的主意，我都七老八十了，哦，你们两口子想得倒

美。花喜鹊，尾巴长，娶了媳妇忘了娘，你怎么不把你娘一起接过去享福？玻璃的奶奶瘪着嘴，唠唠叨叨说了一大通。

您以为我去是享受去的吗？我是去做工，做工知道吗？把你也接去，喊，把玻璃也接过去，你以为你儿当了县太爷？！

玻璃的奶奶说：反正我管不了，一个盲丫头，你们爹不疼娘不爱的，想丢给我一个老太婆拍屁股走人？我老啦，我拉扯不动了。玻璃的奶奶说着又开始念她的花喜鹊。后来玻璃的父亲就走了，玻璃的父亲说再等等吧。玻璃的母亲说，等到什么时候？我还要守活寡守到什么时候？可是父亲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在父亲、母亲、奶奶将玻璃当球一样踢来踢去的时候，玻璃一声不吭。

父亲走了之后，玻璃无来由地挨了母亲一顿打。母亲一开始是边骂边打，后来是边哭边打。玻璃没有哭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玻璃就没有流过泪了。玻璃的眼睛看上去清亮清亮的，可是却看不见东西，也不会流泪。玻璃的眼像一眼无底的深井，母亲内心深处的忧伤与愤怒碰到了这眼深井，就像是一片飘落在井里的枯叶，无声地沉入了井底。

母亲停止了对玻璃的打骂，却再一次搂着玻璃无声地流泪。每当这时，玻璃就感觉到她是一个多余的人。

后来玻璃就经常听见母亲在和邻居们闲聊时说：知道吗？我们当家的本来要接我去享福的，可是玻璃这孩子。哎！母亲最后的那个哎字拖得沉重而幽远。

然后邻居们都表示出了深深地惋惜：

这孩子，其实人倒是聪明的，长得又好看。邻居们这样安慰

母亲。

母亲说：哪里就聪明了，像个木头一样。这孩子，早点死了还是个解脱。

母亲这样和邻居们谈论玻璃的时候，玻璃就坐在一边的地上，玩弄她能抓到的土坷垃。她们以为玻璃听不懂她们在谈论一些什么。玻璃其实每一句都听得真真切切。

别说了，有的邻居会这样提醒，她会不会知道我们在说她，这样不好。

玻璃感觉到了所有的目光都射向了她，很多的小虫子在她的脸上蠕动。玻璃的脸色平静，她不想让母亲她们看到她的内心。

这孩子，可能什么都不懂的。邻居们叹了一口气。玻璃感觉那些虫子都飞走了。她知道是邻居们都不再看她了。

你说怎么会这样子的呢？母亲这样询问邻居。

是不是怀孕时吃了不该吃的东西？

没有吃什么。你们知道的。也许是前世我欠她的，这一世要让她来折磨我吧。

也许是你看了什么不该看的呢？

玻璃的母亲很久没有说话，玻璃听见了一些细微的声音，那是女人们纳鞋底的声音，是针在头发上划过的声音。母亲哎呀了一声，把手指放进嘴里吮了几下，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。又将针在头发上光了光，说，会不会是那件事。

什么事？

在怀玻璃的时候，玻璃的母亲停止了手中的针线，她的眼里开始有了一些迷茫的色彩。母亲说她在怀玻璃的时候看见了猫生子。

猫生子时是不让人看的,看了母猫就会把小猫都吃掉。玻璃的母亲说她根本没想到当时那里会有一只猫在生子,她只是想看看那里有没有鸡放野蛋,结果看到了猫生子。

一段时间后那只猫出来了,但我从未看见过那只猫生下的小猫,它把小猫都吃掉了。母亲下了肯定的结论。

于是在玻璃的记忆中,又多了一只猫。一只吃了自己的子女的母猫。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,玻璃最害怕的就是猫。

05

弟弟的出生,彻底粉碎了母亲和父亲的团圆梦。当母亲和奶奶将所有热情都集中在弟弟的身上时,盲女玻璃就彻底被遗忘了。当然说被遗忘也不准确,应该说作为一个女儿的玻璃已被遗忘了,她成为了弟弟的姐姐,和奶奶一起负担起了照看弟弟的重任。

母亲要干很多的活,一家人的生活本来是可以靠父亲寄回家的钱来补贴的,可是弟弟出生后不到一年,父亲寄回家的钱越来越少了,母亲的叹息也一天比一天的沉重。有时睡到很晚,玻璃从噩梦中醒来时,还听到母亲在床上辗转,像一条正在褪皮的蛇。很久之后,玻璃听见母亲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。

玻璃听说父亲在外面有了另外的一个女人,还听说那个女人是一个婊子,是一个狐狸精。这是母亲的说法。奶奶的说法是那个女人也许并不存在,那都是母亲疑神疑鬼的结果。

都是你瞎猜。不可能,我的儿子我还不了解,他有那个心都没